李忠定奏議
商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邀說十議 公初至行在未受右僕射之命以十議邀說高宗度其能行乃肯受命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

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
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
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
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刼寨之小衂而不戰和
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邑廷臣以春初
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
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
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
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真
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

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刼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敎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為然豈非以二聖播遷陛

下父兄況於虜廷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為不然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

盜于此刼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
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
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
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之所不
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
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
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
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
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
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

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
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
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
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
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
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
而攻戰則姑俟於可為之時蓋彼既背盟刼質
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
其入寇則多方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
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

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
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
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三數年間生
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
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
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
如此豈徒不敢肆皃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
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
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
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

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
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
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
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爲法卑身重賂以
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
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
會稽遣使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
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
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
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戚者悉驅

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
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
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
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
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
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
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
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
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
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

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来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天下無兩是而所以挑其是者不在真非而在似是以父兄之故而屈意講和援句踐之謀而卑身厚賂豈非孝友之常經恢復之往跡哉而孰知不顧而戰

彌厲者之所以歸太公也征繕而卜戲圉者之所以返晉惠也寡固宥緩之而愈以急者此類是也法勾踐撫戈嘗膽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寡固有離之而愈以合者此類是也

定國是如作文者之立意欲高之際意先亂矣欲其局陣之美得乎　李又玄評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

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
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
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
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而成王
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
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
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
宮室官府使具儲蓄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
陛下時秉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
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

傑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荊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瀕戎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應天宋太祖興王地今之歸德府也）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

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鎭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

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巡幸之勞擾誠不若定居之安便然擁天下之大勢不得不規其遠者大者難者固不得以繹騷之名而文其苟安之定也　李又玄評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絶矣邦昌嘗位宰輔依

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
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纘承大統以為神
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
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
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
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
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
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
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
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

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别是非行覆寔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邪将以邦昌僞赦寛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葢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管羈管人令刑部覈

具元祀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爲度而勿以反汗爲嫌天下幸甚

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爲度不以私恩收天下之心此王霸之分真伊呂輩語也

又玄評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已僭竊位號爲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

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
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諛佞
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
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
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
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
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
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
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
面雲集乃始遑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

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爲得
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或
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爲功
臣兩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
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將
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
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
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
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
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

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于天下也亡論
當時以邦昌遣使奉迎為可恕即數百
年後愛憎之情銷盡而又具尚論千古
之識如三元美者亦以公肯欲誅邦昌
為非策夫元美豈與于亂臣賊子者彼
固以此為不急之務亡以異于汴都被
圍時汲汲辨王程學術者云尔故其言
日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
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也不知汴
都破後學士大夫中有通[illegible]虜宮后妃
使路入不忍見聞如徐秉哲者有大索
宗室以衣袂係屬而扯雖孩孺不免如
王時雍者有日往來虜營號捷疾鬼欲
廢趙氏立邦昌如吳幵莫儔者此其于
君臣之義何如劉僭逆如邦昌尤非諸
奸比夫周已覆帝位建國號處宮禁降
偽詔以須示天下其逆跡彰彰若此元
美猶以為其跡未叛猶欲留之以招夫

北屬之將帥士大夫嗚呼此而不誅則附北者知此之必亡其從賊益堅在虜者知此之不足恃其去志愈速惡在其足以為叛臣招也然則劉豫之藉口邦昌者何曰豫之踵逆也以我之無以制其死命非有所懲于邦昌而然也且逆臣藉口何患無辭是惡足以之邦昌之案甚矣尚論之難也　李又玄評

論僞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取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刼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還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爲

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爲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號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爲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爲之草勸進之表或爲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爲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嘗濶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

以秉權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䘏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来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

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
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
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畜
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
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
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
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
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
威所刼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
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

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强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

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遡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以侗習不振之餘當屢勝方張之虜而休養訓練直期以三年公之抱負為何如乃使之不能一日安于朝廷故維揚之宵遁也明州之航海也非金能弱宋宋自弱也

又玄評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帛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蹔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僞號其意亦

豈畀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

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令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

絶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矣惟陛下
熟計而幸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
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
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禀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
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
天下之安危係于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
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
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

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剷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

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攺易之猶不足以為治況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

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一不知信任

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幾乎可為也

選任將相當精加考擇於未用之先久任責成於既用之後此今日對症之劑也敵人之精擇久任者如何我奈何以驟進亟罷之將相當之今古同揆此亦古之士斷衡抗學時矣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而伊尹之稱商

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爲神明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羅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飮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

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愼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墻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illegible]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發事郎劉默由湖北齎賜親筆御書

御名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謁王室多故金人連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尋講和兩

非以嚴戢兵鋒豈謂天未悔禍乘輿蒙塵聞之
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擊冀遂奉迎而歸方
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
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畫
復公舊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
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
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啓御名頓首伯紀樞密
觀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郎劉默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

劄子復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訖者遠迂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鳳翥鸞翔之畫光生部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中謝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雲龍風虎之相從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後合惟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於躬耕樂道之時而傳說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與有為苟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

膺以謀虎步魏齊之郊寔天所相龍飛九五之
位豈人能爲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
意偶來從於江湖之上遂冒據於輔弼之先一
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戶則止敢封邑之
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疑蓋照知非一日之
積發函泣讀隕首知恩臣敢不密贊大猷仰遵
膺訓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二聖旋歸爲期三年
有成冀躋民於仁壽十襲以寶顧傳寵於雲來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
尋奉表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恍辭上達
蓋量力以知難溫詔俯頒乃宣恩而推命仰荷
大君之殊遇益虞小己之難勝敢陳螻蟻之誠
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感涕橫流中謝臣聞泰
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
則變而為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為功革否
亂者難為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
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羣黎之心方今當宗社
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

搖軍政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疲極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為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為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誠為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縉紳無仗節死難之風黎庶有偷衣靡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張寔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武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趨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

緯而斡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
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
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之日月之光洞察非材追
寢成命俾臣保全晚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
恩期捐軀於異日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
再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
者危誠仰控冀蒙聽允之私溫詔俯頒深示眷

懷之厚力辭弗獲黽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凌兢之無地（謝中）伏念臣少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於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官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難之秋顧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火之次偶徽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蓋照知之有素矣石交下雖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容之助循墻傴僂懷顛危非

據之慙流涕陳辭披肝納訐敢效唐臣鄴說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心伏蒙皇帝陛下獨以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圜周室中徵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嘗絶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未堪比數有君如此隕首奚辭臣敢不效微力而馳驅盡愚衷以籌慮修政事而攘戎狄誓不與金虜以偕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鑾輿之遄返辭之吊矣天寔臨之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寔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丕極為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之任屯散為解而風雨作叨霈優渥之恩固避莫從以榮為愧（中謝）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月之已徂寸心如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率皆憂國之餘豈期暮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

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邀説
而有愧老獵師曾何補於涓埃乃荐膺於寵數
循墻弗許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
觀能運神心而獨斷以公冒物一天視而同仁
霑爲雨露之恩初無邇遐之間致茲瑣質亦被
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披肝膽而效
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於來
效

謝賜御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

領天廐之權竒風雲隨于絶足迂星使以臨貴
光寵動於私庭夫何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
恩輝若此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俎豆之事則聞
未嘗學軍旅之事樗櫟之材甚陋豈能堪棟楹
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特荷聖知而驅策筋駑
肉緩詎勝十駕之功御適轡調亦有千里之志
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觧兩驂憫其驅馳
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秀發先有備物之驪
雪彩皓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戎
都邑嘆驚騏驎行於路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

目中顧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喻勵伏櫪之壯心石慶雖愚期舉策而知數之反不伐誓絕意於為先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王者得之而王霸者得之而霸猾賊得之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寔為天下之脊介于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剮不臣

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
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
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
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
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
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
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
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稅租
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
譎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

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
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
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
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
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挾
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
以割地為然此何理也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
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
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
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

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策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

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
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于河北西路
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
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
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
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
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絶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
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
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
口則下流無泛溢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

堂與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捍水患者必塞于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捍盜賊者必禦于門墻之外則堂與有安靖之勢今乃畫河為界是猶棄屏翰而守堂與可乎卒之河外割而河南竟非我有此自然之勢也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劉兩路士民自相結集為朝廷堅守不因而撫循以為吾用乃忍而棄之使歸怨于朝廷其後逆豫入寇擾淮甸者皆吾兩路之民向使招撫經

制司不罷河外封建之議遂行賊安敢深入若此嗚呼誰寔沮公者而使中原糜爛至此極也

李又玄評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于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

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

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捂
臣愚以為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
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謂不得
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
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
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家
歲漕東南財穀以為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寔
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宮百官之費待祭祀賓
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宮百官之費祭
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

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
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
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
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
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
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
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
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
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
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與夫起烏合之

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

京西路委謝既京東路委程鄕儒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其招塡等仗倒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塡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是不易之論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

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馬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戸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

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違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得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擾攖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

也又命陜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隣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

者方鎭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鎭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强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鎭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鎭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哉故唐方鎭之弊尾大

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
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
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
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請於沿
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
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
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
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
寛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
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

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 大名府 橫海軍　要郡 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 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 青州 徐州　要郡 襲慶府 萊州 登州 密州

次要郡 沂州 濰州 淄州

京東西路

帥府 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 濟南府 濮州 興化府

次要郡 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 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 河陽府 潁昌府 汝州

陳州

京西南路

帥府 鄧州 襄陽府 要郡 唐州 隨州

次要郡 金州 房州 均州 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 永興軍　要郡 陝府 華州 虢州

次要郡 同州 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 揚州　要郡 宿州 楚州

次要郡 泗州 海州 真州 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 廬州　要郡 壽春府 亳州

次要郡 舒州 黃州 濠州 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 江寧府　要郡 宣州 江州

次要郡 饒州 池州 信州 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 洪州　要郡 虔州 袁州

次要郡 吉州 筠州 撫州

荊湖南路

帥府 潭州　要郡 衡州

次要郡 永州 道州

荊湖北路

帥府 荊南府　要郡 鼎州 德安府 鄂州

次要郡 澧州 復州 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州 平江 湖州 府

常州

次要郡 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明州

次要郡 温州 台州 處州

做方鎮以練兵事寔是救時良策諸路帥府要郡了然在目有志于天下國家者其可不究心于此乎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為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陛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

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
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
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伍
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
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
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
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
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
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羣者不罰矣僕厮
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

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帥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

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
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
之功哉為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
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為軍
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
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
陣戰鬪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
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為
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
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

弩者不必以鬪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為上習牌
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神
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
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
胄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
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為所向之指
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退止之令旌旗錯
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
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
號令雖出于臨時而信必在于言前然後威可

畏也上下陛級雖著于甲令而勢不容于幸免
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選而
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于士卒則兵將相諳矣
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
援觀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
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
鬪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
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
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鬪毆飲酒至醉拋棄器
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扇搖惑衆者並行軍法

則搔擾亂羣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
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賞一
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及中傷在前者則自
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奏
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
不到開落違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
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
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詰
今日禁軍易作而難詰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
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

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爲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政軍政條列于後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爲伍內推一人爲伍長

五伍二十五人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
一百人為前後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
百人為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
人為軍差正副統制官二人伍長以參局節
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甲正以
十將節級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
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賊
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
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
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

廷選差自伍長以上皆置黒桼木牌長二尺
濶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雌黄塡之置腰
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姓名隊將則書所轄
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
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御營司有
事故逃亡即時申報差人補塡遇有使喚並
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
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
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
官押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

移易補塡即時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圍給訖具數申御營司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威信已著則用刑反少紀律一弛則不可勝誅生之而反以殺殺之而反以生治兵者將何從焉此文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而隊伍井井無意為文而文陣自佳蓋經濟熟于胸中故矢口信筆無非妙義末段欲修軍政當先務所以養之者尤為至言　李又玄評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内地城池堙圮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

於百里之内蓋未知中國虛寔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内無人烟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来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盗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

忘長久之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

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

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莞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猛獸之象弩矢發于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

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

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
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
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
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
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
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
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
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
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令圖畫樣
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降下御營司制造

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須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于陵者安于陵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没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呉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柵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

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凡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

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預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間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船軍　凌波軍

欲於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没操舟便利之人剌手背除以

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施行勾集仍止披甲充篙舟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此時猶駐蹕亳都留心水軍亦遑知有南渡事耳　李又玄評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雖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

覲之闕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
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祗備謁款
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
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
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先
迎奉元祐太后及還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
願還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
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
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
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

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爲太王避狄之計
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
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
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聖
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
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
竊以爲未然如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
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
亂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卽位之初
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

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荊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

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
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
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吏屠陷城
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
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
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
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
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
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

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
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濵其
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
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為
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
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
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可以備車駕之
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隣關
陜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
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

控扼有廣土寬埱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章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

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主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自言創業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幷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幷西北此自然之勢也獨我太祖起東南而混一西北則以胡運方衰陳張諸勍敵皆在東南東南擧則移兵西北猶振籜耳此時勢不同非所論于方張之金虜也舍西北勁兵健馬之地而自竄于江海柔脆之鄉其不振固宜且河北河東兩路軍民爲中國死守宋棄之若遺使兩路之民疾視本朝甘爲虜用汪黃諸奸偷一時之安而遺莫大之患此亦千古籌國之炯鑒矣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修葺未備

未可保守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皐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

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飮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旣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眞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

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勍敵其寔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膺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

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早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堅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

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
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
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
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羣議所惑天
下不勝幸甚

鍾伯敬史懷論項羽鴻溝曹操官渡之
書余深歎服以為千古用兵不易之論
也不知寔本于此此書天下不槩見伯
敬從何處得之豈英雄所見畧同耶抑
公之精誠不容泯沒其文字或散見于
人間伯敬得之為枕中之秘耶

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
屈最為當時對病之藥尤為闇君庸臣
意中所最苦難之事宜其
格格難入也　李又玄評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

力劄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于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數至于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寔惠民

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為盜賊而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来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于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于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贓吏又因緣為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

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寘于法則民被寔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寔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于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于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

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之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摘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寔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為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冦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

器之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損
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因陋就簡內之掖廷用
度甚尠外之官吏廩祿裁減亦微凡前日無名
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
都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
鹽之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
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
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
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稿澤肥瘠通為一
體然後可為況艱難之際寔賴州縣協濟國事

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
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剗刷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
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
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
民有事則為軍旅之士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必
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
府衛之兵頗做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
寔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

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
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
之屬官為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
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刀
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
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
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
南官田最多如所謂戶絶田逃亡田天荒田沒
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用弓箭刀弩手
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縣籍

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數十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㝡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爲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葢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来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

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北河東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略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

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此時兩河為金人所躪岌岌乎及陝西矣朝廷不藉而用之必為金人所有時勢宜然否則户驅人以為兵惡在其不擾民也李又玄評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

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于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于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為得計於國事恬不知卹非不知卹也以謂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卹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

已動為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于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于己而不利于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于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害于國則亦害于家不利于人則亦不利于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

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
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
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爲奸邪之所喜
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
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
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
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
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
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
更願致察于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嘗具誠懇干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闊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戇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于江湖之濵任以揆宰之職人言紛至睿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内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致復太平

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禀性復踈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適性踈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冒處寵榮之先趣操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恊濟艱難虗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虗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宮觀差遣或

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此漢太公之所以不請而自歸我英宗之所以不祈而自至也不能自強而徒朝祈夕請冀虎狼之憐己得乎 李又玄評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答不允者冒貢悃辭祈歸政柄曲頒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意激言出

涕零 中謝 臣聞明主用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為冀答丘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愛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略遠圖則以為迂闊廷爭大議則以為擅專屢嘗借箸而謀寔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之期猶敦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

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健策騏驥之逸足指樗櫟之散材則能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惷既不虛任天下之責廟略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表陳乞以聞

呼醫而吐藥石斵匠而止斧斤二語精工痛切當倥傯戎馬間諸表騈儷乃爾故自難

乞罷第二表

臣綱言精意格天未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顧

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於矜從(中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宅百揆無大于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為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杜房之於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叢薛相望高山大川蟠亙交鎖風氣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奧可寧機會在于一時功利收于百倍

力陳至計幸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傳亮爲二帥所建議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揔戎于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略皆操衆論匪徇私心齋壇既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心腹之間樞廷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事同戲劇人爲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誤膺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爲蓋專于報國察臣去不得

已非薄于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駢儷中有大議論大經濟且叙致自然非大手筆不能 李又玄評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感激危辭數陳已極眷留縟禮當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淚交零 中謝 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奇殆將天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爲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

海昇以機衡被宸章有忠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訓恃眷知之有素忽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為皆成罪釁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退避于賢路以保全于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跼蹐天地之恩難報終

誓糜捐軀三奉表陳乞以聞

難得者可秉之機會所惜者已定之規模曠世讀之猶增感歎而高宗不動者何耶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擧杭州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提擧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譴責之嚴退即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祕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久徽學陋志廣材踈妄意功名象龍豈

能致雨潛心文墨畫餅不足療饑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愼非常之選代大匠斲巳血指而汗顔躡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由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憐大恩難報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悲跡遠于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于魏闕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即明刑天地有容祗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 中謝 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躐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苟知特達思圖報于涓埃謀已闊踈曾莫虞于機穽雖嘗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睿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之善

地姑鎸秘職尚領真祠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
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
危本緣愚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霑餼廩之餘臣
敢不循省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
之勞恩輝所臨但傾葵藿之志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
居住者負罪遠屛去魏闕者再冬抱疾連年走
江湖者萬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中謝伏念臣學
不足以為己而欲推之以為人謀不足以保身

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隮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于譴斥乃曲荷子保全追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爲燭所實者慈憐其孤危之蹤處之深僻之所尙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烏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湘纍之狷介

流離至此忠愛藹然惜海外謝表不傳爲可惜耳 李又玄評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判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祗佩寵光彌增感涕臣綱中謝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于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于蛟鰐垂涎之口恩禪厚矣報稱蔑然追茲命帥以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須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北苑之靈芽損瘵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誕

敷穆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痾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于起廢之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烝黎俾知飢渴之解顧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拊循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于下

一淮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荊湖南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奭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連界上荊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羣聚

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爲用而遽欲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見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爲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氈笠即日見在岳鄂潭袁諸處界上屯泊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嘗于旗上有永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爲桀黠

猖獗數州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胡元顛一項已為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項已為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逼逐出境未知所向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逐項賊火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慘酷尤甚屢招屢叛所至以人為糧靡有噍類即日見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弱深慮乘虛遠引為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

齎朝廷所降勅牓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
示以禍福許之自新如聽伏招納即依金
字牌上聖旨處分將所被虜及老不堪披
帶人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寔堪披帶出
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具首領
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隨
材錄用不堪披帶出戰尚堪執役之人合
刺充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退老弱不堪執
役之人給公據放散係東北人無業可歸
合就近分送州縣居住將天荒戶絕拋棄

逃亡係官田土措置給與耕種借貸種糧矜令存恤得所昔東晉朝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人與土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為盜全藉州縣官用心循拊自當復為良民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一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納依舊作過即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為期如此則荆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聖旨指揮令相度由

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廣南州軍見已
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荆湖事無由
措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
密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来初
遭鍾相孔彦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
曹成李宏劉忠劉超楊華雷進十數頭項
蹂踐搔擾民不聊生湖南潭衡全邵道永
郴桂陽湖北岳鄂鼎澧并屬縣等例皆殘

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盜賊平定之後若不極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鑿以望歲豐則破殘州縣卒未就緒欲乞朝廷特降勑牓曉諭應歸業之民委寔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候將來成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錄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散錢糧官吏奉

行不得滅裂搔擾重寘于法務令寔惠及
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勘荊
湖土地沃衍最產穀米財物止緣累年盜
賊失于措置遂至凋弊朝廷稍寬目前之
急不惜賑貸之費假以歲年漸次復舊國
用何患不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
行

一荊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
北控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為上流諸葛
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

西北荊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江西荊湖路宣撫使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晝一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若到本路兼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及二萬之數分屯布俵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聖慈許臣俟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一方略別行申請

一契勘荊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令來養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壁器仗之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朝廷欲以二廣經理荊湖固為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米穀不多財用窶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覺困匱借使竭力劖刷所有幾何今又盜賊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那移應副近准尚書省劄子許于吉州榷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吾年歲

間非于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于筠袁虔吉等州應副米十萬石于轉運司及吉州權貸務應副銀五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右謹錄奏聞伏望勅

旨

此篇不當以文字論其招撫盜賊須壓以重兵不可遽以恩意懷之深中今日流寇之病其分別良悍以為招討次第及分隸強壯刺充廂軍放散老弱安插流人皆當今良策至于屯宿重兵于上流要地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自是恢復急務且以荊湖南北兩路綿亘數千里用兵止二萬人支銀

止六萬兩米錢止十萬石貫何壓壓也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再乞招撫曹成奏狀

右臣契勘昨來荆湖羣盜唯曹成人數最多曹成侵逼嶺外唯廣州事體最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先後緩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為急曹成十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今據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林遹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擊賊必聞風奔衝南向不唯先犯廣州而廣

南東西兩路州縣必皆受害臣謂經營曹成軍
馬先須招撫爲策之善緣招安巨寇必得重兵
先張形勢示以國威使之畏伏若止欲懷以姑
息之恩賊衆必不肯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此
是目前名爲招安必貽後日之大患臣請以近
事驗之昨趙延壽未到德安府顧從陳規與撫
諭官馮轄招安既近州城覘知德安兵數不多
遂乘規出城餞轄輒謀驅虜規僅以身免官吏
多爲延壽所得張琪自繁昌歷建康湖杭千有
餘里必要赴呂頤浩軍前招安劉光世韓世忠

等招之皆不聽命假道徽州不敢入城秋毫無
犯其意可謂確矣及至祁門浮梁見王師古等
兵衆不多遂刼盟以執師古直犯饒州賴閻皐
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于宣徽之間久之方
定以此可見盜賊狼子野心叛服無常要當壓
以重兵始免反覆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
使兼知潭州見今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項軍馬
計一千三百餘人雖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踏
逐軍馬道路窎遠見今阻隔卒難辦集竊恐遷
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寄之重深慮事

失機會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乞降睿旨
從臣所乞踏逐軍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
齊兵將付臣使喚臣又嘗奏論韓世忠忠勇有
謀治軍嚴肅可以倚仗今若委世忠進發廣東
以援廣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則曹成之衆可
以放散老弱揀擇強壯充兵分隸軍中指日可
定緣世忠係宣撫福建江西荊湖路非得朝廷
指揮恐不敢出本路界以援二廣不唯二廣州
縣未甚殘破速當保全而荊湖剽賊皆視曹成
以為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得二廣則荊湖

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為力顧曹成桀黠猾
衆數萬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聽從
臣前所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為急者此
也伏望聖慈詳酌前後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
見起發建昌軍等處聽候指揮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
成奏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
令撫定廣東州縣又據廣東經略安撫使林適
申曹成侵犯賀州及懷集縣臣已恭依聖訓起

發前去廣東　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
任使安一項計一千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
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依朝廷近降指揮踏逐
人兵並未蒙差到亦無可使將官委是兵力單
弱其曹成賊馬十萬若不就招撫爲岳飛等逼
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等可
以防遏廣東將兵孱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
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挫遏賊鋒保護兩
路況臣誤蒙聖恩宣撫荊湖廣南深慮無以遠
將明命宣暢國威使巨寇望風震服萬一與賊

相遇勢當掩擊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況臣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嘗備位宰相使之撫定一方今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且得萬餘人分為五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指受將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略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顧之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前去竊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早賜

指揮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
臣見遞遷前去聽候回降指揮

小帖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
西荆湖宣撫司斟量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
飛上項所差兵合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稍
可捍禦賊馬保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
逐臣前去聽受節制庶幾藉其兵力諸事易
為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請乞用金字牌降
下施行

既付公以荊湖廣南四路宣寄又信畀兵千餘其所以遣公之意謂何公所乞僅萬人便自許以乘機制變施設方略保全二廣而所乞之兵又只就朝廷所遣策應岳侯者使聽公節制公所處之時何其難而公所望於朝廷者又何其易耶 李又玄評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存此以見公為邵武人也

右臣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邵武軍界邵武軍係臣鄉里有祖塋去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已一面措置輜重器甲為陸行計量帶人從前

去祖塋展省並不相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
臣見統軍馬合具奏知

展墓亦須奏知趁任經縣之路亦從中制甚矣文法之繁苛也然用兵則失律者不誅士卒逃潰者反以銀絹招集何寬嚴之失體也 李又玄評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祗受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

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
粤之俗于遐方叨將明命覲天人之文于秘殿
復與清班惟寵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
爲愧感極涕零中謝竊以荆湖之奥區寔爲東南
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承平爲一都
會屬夷狄之俶擾致盜賊之内訌郡邑凋殘姦
吏因而漁獵田疇荒蕪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
臣往膺重寄如臣者崎嶔可笑結約亡奇徒自
信其孤忠曾莫著于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
入相之名七載飄零初無防患周身之術憶昨

歸從海上退處閭中疾病交攻但有餌藥持危之志血氣傷耗敢懷據鞍矍鑠之心豈謂皇恩不遺舊物付以分閫之重任加以禁殿之隆名中使來臨戴傳温詔匪須下逮祇沐湛恩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黽勉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灰復然之敢期文淵慨懷必馬革裹尸而後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體道應時明原眚以定是非本何心于用舍修政事而攘戎夷蓋有意于翕張致兹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澡瀹前非撫凋瘵以牧善良

宣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化遠希循吏之風禦
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荊湖南北
路宣撫使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
擅置刑獄枷拷州縣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刼掠
殺害良善無所不至又遣本軍官遍權屬縣強
取錢糧淩逼知通跋扈恣橫及遣牙兵下村收
捉百姓蔣暹等剗刷金銀每二十人為一串皆
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承武

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統制軍馬李宏公文承馬
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忠既到潭州即無遣
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敢依從于
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
東軍兵不令搔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
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
備見忠義可令學士院降勑書奬諭其馬友軍
衆令樞密院給降勑牓撫諭差使臣齎送前去
仍仰孟庾韓世忠措置撫存將湖南江淮百姓
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隨軍使喚劉送

臣照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馬友與李宏皆北来盗賊犯湖南占州縣內馬友以嘗殺敗孔彦舟已蒙朝廷勅命除湖南路副總管在潭州駐劄一年有餘雖脅制官吏搔擾百姓掊聚錢糧贍養徒衆不無過惡然寔未見有背負朝廷之迹李宏陰圖殺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友常有不順之語不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福建等路宣撫司見在吉州遠則有

朝廷皆可申陳聽候指揮豈可擅行誅戮如殺
一副總管以言語他故加之則以次將領凡欲
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中興
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號令所及羣
盜心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
散軍兵數萬為羣散漫江湖間擄掠作過雖加
招撫往往以此為言未肯聽從令來李宏已隨
韓世忠軍中前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宏
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見朝廷紀綱既正漸
次率服

小帖子

臣契勘李宏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倉庫金銀錢米爲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刼掠類皆裸露其所得財物盡于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遁去適値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来盡皆拘攔入城又遣人兵奪門欲出爲解元殺敗數百人事方稍定顯見李宏圖殺馬友本非激于忠義若不正典刑深慮爲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直輙敢干冒天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馬友雖曾爲盜賊然有敗孔彥舟之功旣已蒙朝命爲副總管矣倘其下殺一副總管便代其位則何以號令三軍哉李必誅李宏而後紀綱正盜賊服矣李又玄評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鹽地分計置煎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于江西路隣州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本路連年爲盜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屢經科須物力匱乏雖以再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

私空匱皆如所料雖多方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措置理財足用之術喋喋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副竊見廣西逐年煎造海盐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斤近年以来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皆是失陷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盐商賈入納搬運數目不多遂致闕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商賈民間日食貴盐見今私販公然行徃寔難禁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産海盐地分計置煎

塩于二千一百萬斤十分數內只乞二分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舟船脚力般運前来本路出賣庶幾塩價稍平民不艱食贏餘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朝廷以為有侵榷貨務之利即乞依廣東鈔塩體例于榷貨務入納鈔面錢即于塩法並不相妨委是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廣西未聞有海塩也故存以備考且以見公措畫兵食之難也　李又玄評

宮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勅

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于候藩愧無善狀修香火于琳館叨沐寛恩感懼交深涕泗橫集中謝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嘗起廢于丘壑之間使收功于桑榆之日蕩攘羣盜循撫疲民罷勉百為蔑著消埃之效積累多釁終煩搏擊之才荷聖度之包荒擴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枝杼之嗟太陽中天必覃容光之照解帥閫之重寄還真祠之舊游有靦面顏尚叨廩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

湯克寬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係全臣敢不湔雪
前非激昂晚節遥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
自屛山林益勵愛君憂國之志

陳捍禦賊馬奏狀 紹興四年上

臣竊以僞齊劉豫以虵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
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
而未發今者輙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
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
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遥度然吾之所以捍禦之
策不可不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

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厲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于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倘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總統

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
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
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擧非惟牽制南牧之兵
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
甚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
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
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
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
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
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師其全師進

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則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

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
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
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
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
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
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
可況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
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
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昔苻堅以百
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

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来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靮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

此公罷荆湖宣撫退居長樂時所上也忠義激發千古如見非特畎畝不忘而已

奬諭詔書

勅李綱所奏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豫賊逋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擧衆以來侵覆載靡容臣民共憤遹親乘于戎輅用戡定于邊隅卿忠貫神明慮先蓍蔡料敵于千里之外制勝于三策之間既攬囊封備覩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歎不忘故茲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所陳三策捍禦賊馬事
特降詔書獎諭者囊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衷
函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札粲若日星之麗寵
踰袞繡之華祗荷恩私罙深感涕中謝竊以逆臣
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黠虜怙強借以虎狼之勢
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摧
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宣天
聲之大振嘽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
眷勤嘗陪機政抱痾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濵憂

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
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貢寶龜之用
顧借筋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
斧鉞之戮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
以榮為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
日躋謂光啓于中興必削平于大憝欲恢遠略
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曲惇眷顧之舊致茲
誤寵驟及匪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謀
或可續儻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塵乙
夜之覽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勑李綱比以逆臣嚮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親秉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

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諭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為難謝中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羣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兵師文帝幸亞夫之營

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讋羌戎肆于卻
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須明詔俯訪舊人丁
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諏當世之務
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
奇吐策宜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才嘗叨近
輔學術泥古識慮濶疎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
何窾啓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閒謹已審
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塵乙夜之
覼戇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疎遒知體豈效
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

度赦其狂瞽愽招可續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涓涘之助日月清照常傾葵藿之心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紹興五年上時公退居長樂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于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濵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濶踈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

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
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
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傲擾淮壖其意蓋料朝
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
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
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遯逃此蓋陛下
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
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
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
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

赤縣神州猶汙于腥羶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旣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弈棊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

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倘不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荊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右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

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
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
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
以臨之東路以楊州西路以廬州荊襄以襄陽
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
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
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荊襄則以
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
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
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

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
使沿江一帶帥府要郡上連下接自為防守賊
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于江
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
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
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
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于江南
亦仰給于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
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
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于是有守

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師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将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

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来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来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来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是此二者守備攻戰

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
葢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
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覇所據非用武
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
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
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
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
于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
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
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

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旣料理
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
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
駕所過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
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
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
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
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
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强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
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

宋我特制于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于塗炭故
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
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
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荆襄
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
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内應如京
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
内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
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
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

願力為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
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
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
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
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閒期于無隱
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
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千載一時未信而言則
有謗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今陛下
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
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

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乎進退
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
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
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寔
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
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
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
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
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
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

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
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鑑夫用人如用醫必先
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
今于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
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飮藥以加病而已平居
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
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
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于
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
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

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
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
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
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
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
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
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
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
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
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

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理不遠
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于奔命哉
是宜明詔于卻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
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
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
棋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棋之置子必可得志
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
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
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
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

信陳孫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終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于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于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

于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
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賦采則禦侮時而奮
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
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
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
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
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
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猶却之此何
可往假道于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于事祇
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

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来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

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
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
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
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
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
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
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
邇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
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

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強虜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

今陛下選于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于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

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于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梟傑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之

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
有為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
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
嫉或中之以黷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
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
于自進恥于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讒安于義命
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為能悉小人之情僞而
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
所以見信于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
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關廢于無

用之地豈非羅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
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
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于此洪範皇
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
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
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
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
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

愛憎之間兩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
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
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
興業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于公道
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
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
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
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寔相為表
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
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

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
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
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
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
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
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
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
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卻顧圖久遠之計
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
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秖從竄逐其

士風遞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
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
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
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昌
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竄之冤國家有治安
之寔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
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毀
事寔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論誂
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
權使禦強敵于關陝後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

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
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
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
于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
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辨白而有下石
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冀察其不然哉
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
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亦須覈寔使果如其言
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寔則誣
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

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
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
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寔
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
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寔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
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
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
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
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
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髙

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
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
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
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
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
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
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
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
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
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

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行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焫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

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陛下誠能存愛
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
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寔一致人之
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擧天寔
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蔉之力乃亦有秋使未
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
㦲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
于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
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
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

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晋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

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于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于灾害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灾者以能寅畏其戒而御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灾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

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
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
降詔得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
應天以寔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
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
共生于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寔
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
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冀上悉
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
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

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陜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

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
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己
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為
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
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
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
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
聖慮及此得不懔懔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
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
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于小雅

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于等倫特以志廣材踈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

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
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令著又奉詔
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
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
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
德過于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
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
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
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塡
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

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
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寔天下之幸

高宗之安於和議而不思報復者其氣奪固也而其最受病處尤在志是其志足者何也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人臣耳今雖稱臣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于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偉而一捷益沾沾矣志益盈氣益索矣忠定深才見于此故未論其所以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畧而先奪其可喜可安可賀者而激其可憤可恥可虞者盖欲高宗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謀必為之意則寧無不成之理也惟其志不定則藩籬可以不成中原可以不復志不定則關陜可以和議為得計倉卒以退避為愛君于是自南都退而至維揚自維揚退而至江

浙未已也即明州汎海而不以為勞于
是祈哀于仇讎之虜假道于僭逆之臣
未已也即受其詔諭江南之名而不以
為愧此豈甘心人役恬不知耻者哉彼
固謂寤寐側席有之材之數不知懷材
抱義願為國家宣力如忠定者又困于
讒口耻于自明無因而復進此忠定所
謂中興用兵止是一事其要在明賞罰
別是非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而後強
虜不足畏逆臣不足憂嗚呼其河謂知
言也已公每奏惓惓以不失機會為言
機會失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
日益難自靖康顛覆以來其真可以恢
復者獨此時耳有將相如忠定武穆可
以恢復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坐
失機會自取陵夷嗚呼此元美氏之所
以深惡痛恨于高
宗也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